

談 “śakra” 的藏譯 “brgya byin” ——一個重要的佛經翻譯現象*

中央大學中文所博士生 趙淑華

摘 要

梵語 śakra，藏譯是 brgya byin。brgya 意指「百」、「多數」，byin 是動詞 sbyin(給予、布施)的過去式，整個直譯是「百施」，這和 śakra 的詞義「強而有力的」不合。由於《翻譯名義大集》明確規定：śakra 要譯作 brgya byin，因此本文擬從「*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 (語合二章)的解說」、「命名帝釋的由來」、「śatakratu 在佛典中的用例」及「中土注疏的釋義」四個方面說明這規定是如何產生。

首先，根據《語合二章》得知，śakra 有二義：「堪能」及「做了百種供施」。其次，關於命名帝釋的由來，《雜阿含》用

動詞「堪能」解釋，說帝釋「堪能布施」，因此稱為「釋」；《相應部》則用音近詞 sakkaccam 闡明，說帝釋「曾恭敬布施」，所以命名為 sakko。由於「百施」義無法從 śakra 的語法結構及動詞字根分析出，所以 brgya byin 一譯應該是像《相應部》的解說一樣，是先經諧音釋義後才譯出，而譯者使用的諧音詞極可能就是榊亮三郎版《翻譯名義大集》所補充的 śatakratu。經考察佛典中的 śatakratu，筆者推測：本義是「百次馬祠」的 śatakratu，應該受了佛教帝釋的「布施」特質沾染，所以也具有「百度供施」之義，從而可以拿來解釋 śakra。最後，藉由中土注疏的釋義證明：藏譯者可能先把其中的 śa(釋)解成音近詞 śata(百)，kra(迦落)解成音近詞 kratu(勇施)，致使 śakra 具有 śatakratu(百施)之義，所以才會譯作 brgya byin。

關鍵詞：翻譯與詮釋、釋提桓因、天帝釋、百施、通俗語源學、語合二章、brgya byin, śakra, sakka, śatakratu, Nirvacana, Nirukta, Folk etymology, *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

* 2016/11/22 收稿，2017/1/21 通過審稿。

* 感謝審查老師寶貴意見，已按建議修改，若仍有錯謬或不足，實是本人責任。文中藏文中譯，承蒙政治大學及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藏文老師黃奕彥先生惠賜教導，並且文章撰寫期間亦承蒙中央大學萬金川老師及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高明道老師悉心指導及幫忙解決英文資料的疑惑，在此一併致謝。

一、引言

《維摩詰經》梵本中的 śakraḥ devānām indrah，支謙及玄奘皆譯作「天帝釋」，鳩摩羅什譯作「釋提桓因」，藏譯是 lha'i dbang po brgya byin。¹ 由於 lha'i dbang po 對應 devānām indrah，所以 brgya byin 可能對應 śakraḥ。² 按字面看，brgya 意指「百」、

¹ 參見《梵藏漢對照「維摩詰經」》頁 466-467。

² 承蒙審稿老師提醒，參考 J. S. Negi 編的 *Tibetan-Sanskrit Dictionary* 第二冊頁 887-888 的“brgya byin”詞條可知，對應 brgya byin 的梵語詞多達十五個，詳見文末附表。因此，本文若只探討 śakra 如何可譯作 brgya byin，似乎過於狹隘。然而，仔細考察這些梵語詞，除 indra 外，其他十四個都是 indra 的別名，且個個都有字面上的本義。當反過來在梵藏詞典中用這些梵語詞去查閱對應的藏譯時，除 brgya byin 適用於對譯十五個梵語詞，另外就只有符合 śatakratu 本義的“mchod sbyin brgya pa”（百供施）曾被用於翻譯另兩個梵語詞：maghavan（慷慨的）及 ākhaṇḍala（破壞者）。當然，這只是以 19 部詞典所收的資料作為判斷，實際梵藏文獻對照情況未必如此。但也可看出，brgya byin 一譯最流行，其普遍程度已到達當藏譯者碰到其他帝釋別名時，若不按本義翻譯（有些極罕見，若按本義翻譯，可能讀者還會不知指的是誰），便以最為人熟知的 brgya byin 替代，所以對應 brgya byin 的梵語詞才會多達十五個。那麼，哪個梵語詞才是 brgya byin 真正對譯的「本尊」呢？若要符合資格，一者這個梵語詞應是經中常出現且總是與 brgya byin 對應的帝釋名字，二者其語義或語用要與 brgya byin 能呼應。從字面義來看，maghavan 及 śatakratu 也很接近 brgya byin，但此二者在經文中極少出現。因此，brgya byin 很難是因為作為 maghavan 及 śatakratu 的對譯詞而普遍為人所知。經文中經常出現且總是與 brgya byin 對應的，其實是 śakra，如：《維摩詰經》中 śakra 出現 21 次，對應藏

「多數」，byin 是動詞 sbyin（給予、布施）的過去式，整個若直譯是「百施」，³ 這和 śakra 在字典上查到的詞義——「強而

譯皆是 brgya byin；kauśika 出現兩次，對應藏譯皆是音譯詞 kau shi ka；作為帝釋之名的 indra 只出現一次，是在複合詞 indrajālinā(indra-jāla-in, m. sg. instr. < indrajāla, n. 因陀羅網、帝網)中，藏譯對應 mig 'phrul can（具幻術者），其他 33 次 indra 是以本義「主、王」使用，其中 32 次直接對應藏譯 dbang po(王、主)，一次是在複合詞 munīndrah(muni-indra, m. sg. voc. 仁中尊、大賢者，佛陀尊號之一)中，藏譯對應 thub dbang（能仁王），這是 thub pa'i dbang po（能仁之王）的縮略。因此，若能解決 śakra 是如何譯為 brgya byin，那也就同時證明 brgya byin 真正對譯的就是 śakra，所以本文還是只探討 śakra 的藏譯 brgya byin。

³ 承蒙政治大學及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藏文老師黃奕彥先生告知，在《菩提道次第廣論》中法尊法師就是把 brgya byin 譯作「百施」。中文「百」字和藏文 brgya 一樣，可確指「一百」或概指「眾多」（如：《書·盤庚下》：「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因此中文「百施」本身其實可有兩解。經查閱 1989 年台北文殊文化版《菩提道次第廣論》頁 160，「百施」出現在該書卷六〈思惟六苦〉小節中的龍樹《親友書》(Skt. suhṛllekha; Tib. bshes pa'i spring yig) 引文：「既成百施世應供，業增上故復墮地，既滿轉輪聖王已，復於生死為奴婢。」對照佛陀教育基金會印行的《菩提道次第廣論》藏文本第 224 頁倒數第 4 行，「百施」的確對應 brgya byin，而且 Pema Tenzin（2002: 偈 69）所還原的梵語也作 śakraḥ。《親友書》梵本現今不存，但有三個漢譯（劉宋求那跋摩譯《龍樹菩薩為禪陀迦王說法要偈》、劉宋僧伽跋摩譯《勸發諸王要偈》及唐義淨譯《龍樹菩薩勸誡王頌》）、一個藏譯（八世紀 Sarvajñādeva 和 Dpal brtsegs 所譯，德格版丹珠爾收了兩種版本：no.4182, no.4496）及印度注釋家 Mahāmāti 的注解 *vyaktapadāsuhṛllekhaṭīkā*，可惜梵語注解也僅存八世紀 sarvajñādeva 和 dpal brtsegs 所譯的藏譯本 *bshes pa'i spring yig gi rgya cher bshad pa tshig gsal*

有力的」，⁴ 其實不合。因此，brgya byin 應該不能對譯 śakra。但根據石濱裕美子《新訂翻譯名義大集》頁 160 第 3138 條的記載，《翻譯名義大集》的確規定著：屬於世間天神類的 śakraḥ 要譯作 brgya byin。因此，若要了解 śakraḥ 為何可以譯作 brgya byin，實需進一步探究。以下便分別自「*Sgra sbyor bam po gnyis*

ba (德格版 no. 4190)。《廣論》所引偈頌，求那跋摩譯本作：「雖復位處轉輪帝 歸為僮僕被驅使」(T32, no. 1672, p. 747, a12)，僧伽跋摩譯本作：「先作轉輪王 後復為僕使 或上為帝釋 諸天所奉事 下生糞土中 往反亦無數」(T32, no. 1673, p. 749, c23)，義淨譯本作：「梵主世皆供 業力終淪地 縱紹轉輪王 迴身化奴使」(T32, no. 1674, p. 753, a6)。其中，僧伽跋摩譯本的「帝釋」應該就是對應法尊法師的「百施」。此外，檢索《大正藏》也可發現，漢譯經中並非沒有出現過「百施」，如：元代沙囉巴譯《藥師琉璃光王七佛本願功德經念誦儀軌供養法》之「東方百施天帝釋 其身黃色執寶杵 乘坐白色大象座 我今供養稱讚禮」(T19, no. 926, p. 48, a15)，其中就有「百施」一詞。只是，沒有原文可對照，此處較難分辨是並列兩個稱號，還是「百施」只是用來點出帝釋做過一百次供施的修飾語。再者，敦煌寫卷《金有陀羅尼經》中也出現過四次「百施」，如：「時薄伽梵告天帝百施曰：僑尸迦！如是，如是。」(T85, no. 2910, p. 1455, c25) 其中「僑尸迦」正是天帝釋的稱號之一，因此可以確定此處的「天帝百施」就是 śakraḥ devānām indrah (天帝釋) 的對等翻譯。只是漢譯慣用稱號「天帝釋」為何變成「天帝百施」？本文將進一步說明。

⁴ 參見 śakra: mf(ā)n. strong, powerful, mighty (applied to various gods, but esp. to Indra) (*M-W S-E Dic* p.1045a) 其中 strong 筆者理解為「強而有力的」；powerful 是「強大的」、「有力量的」；mighty 是「強大的」。因此，自梵英字典看來，śakra 意指「強而有力的」。

pa (語合二章) 的解說」、「命名帝釋的由來」、「śatakratu 在佛典中的用例」、「中土注疏的釋義」四方面進行考察，看看是否能解決這個問題。

二、本論

(一)《語合二章》的解說

關於 śakraḥ 的翻譯，在 *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 (語合二章) 中仍保留相關說明。依照石川美惠的精校本頁 62 第 164 條所載，內容如下：

śakra zhes bya ba / śakl śaktau⁵ devarājārāgapratyān⁶ zhes

⁵ 精校本此處有校注指出：緊接著 śaktau 後，德格版及卓尼版有“śakto”一詞。又，“śakl śaktau”出自 Pāṇini 所撰 *Aṣṭadhyaṃyī* (八章書) 的輔助文本 *Dhātupāṭha* (動詞字根表)。其中 śakl 是第五類動詞字根，śaktau 是來自 śakti, f. sg. loc.。śakti 意指力量、能力。此處 śakti 採用 loc.，表示就「能力」之義而言，用來說明動詞字根 śakl 的字義，這是 *Dhātupāṭha* 說明動詞字義的慣用格式。事實上，巴利注疏也常使用這種格式來限定某個多義詞的當下用法或含義。因此，śakl śaktau 意指「在『能...』意義下的 śakl」，也就是說，此處動詞字根 śakl 的意思是「能...」。

⁶ 精校本此處有校注指出：“devarājārāgapratyān”，德格版及卓尼版疑作“devarājārāgapratyan”。然而，不論是 -an 或 -ān，這個複合詞筆者目前仍拆解不出來。本文審稿老師曾根據《中華大藏經》(藏文對勘本) 第 115 冊頁 346 的版本(按：即 འཇོ་འགྲོ་འགྲོ་དེ་བ་རྩ་ལ་ག་པ་ཅུ་ཅུ་)，慈悲提供了一種解法。不忍獨享，援引如下，期能啟發更圓滿的解答：「此處 śaktau 後

bya ste / lha'i srid thub cing lha ma yin las rgyal bar nus pas na / srid thub cing nus pa la yang bya / yang rnam pa gcig tu na / mchod sbyin⁷ rnam pa brgya byas pas lha'i rgyal po'i go 'phang thob pas na brgya byin zhes kyang bya / tshig 'di gnyis kar yang drang du rung mod kyi / sngar ming du btags pa btsan par byas te brgya byin zhes btags / (中譯：所謂的 śakra，被說為“śakl śaktau devarājārāgapratyān”。這是說，能治理天人，又能勝過阿脩羅，所以 śakra 也意指：能治理及堪能。還有另一種〔說法〕：由於做了百種（／多種）供施而得到天主之地位，所以也稱為「百施」(brgya byin)。這兩種角度〔的理解〕都適合 śakra，但以前施設的名字已給人深刻印象，故名「百施」(brgya byin)。)

有 śakto，並且 སྐྱུ་རྒྱལ་ (sic!) 似乎應轉寫為 pratyana，而非 pratyān，亦即整句轉寫是“śakl śaktau śakto devarājārāgapratyana”。如果這個理解是對的，那麼從 śakl śaktau śakto devarājārāgapratyana 的字面來看，意思可能是『śak 是指在能力方面 (śaktau)，能夠 (śakto) 對治 (praty-ana←praty-anika) 貪著 (rāga)〔布施物〕的天王 (devarājā)』。

⁷ mchod sbyin 本義指「祭祀之獻供」、「對神的供養」，引申有「供施」(供養布施)之義。參見 *Jim Valby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for MS-DOS*: “performing sacrifices, religious service where sacrifices of small figures are made offering gift, generosity.” 又，*The Rangjung Yeshe Dictionary*: “offering and giving, offering to deities; offering gift, offerings and donations.”(以上出自 The Nitartha Online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Search: <http://nitartha.pythonanywhere.com/search>)

由於在敦煌寫本 PT610 等早期寫本中，⁸ 儘管拼字法可能有時稍有不同，但與 śakra 對應的藏譯也都是 brgya byin，所以藏文譯者的確很早就用 brgya byin 對譯 śakra。但是，自《語合二章》指出的動詞字根及其字義看來，顯然編撰者也清楚 brgya byin 字面意思並不等於 śakra。因此，編者說：之所以採用 brgya byin 之譯，只是沿用早已普遍使用的舊譯。那麼，舊譯 brgya byin 又是怎麼翻譯出來的呢？文中解釋道，由於做了「百種供施／多種供施」(mchod sbyin rnam pa brgya) 才得到天主之位，所以 śakra 也稱為 brgya byin (百施)。筆者猜測，應該就是因為這個說法，所以柁亮三郎版《翻譯名義大集》頁 223 第 3141 條才會補充道：brgya byin 即「百施」，是 śatakratu 的翻譯。而且在同書第 3143 條 śatakratuḥ 一詞下，又補充說：śatakratu 是「行百種供施者」，是帝釋的別名。

柁亮三郎版《翻譯名義大集》這兩處補充說明，乍看之下，似乎有違《語合二章》的編撰目的。因為，《語合二章》對佛學術語的解說，主要是分析詞義並說明選定某一藏文譯法的原因。⁹ 那麼，若說 brgya byin 其實是帝釋別名 śatakratu 的翻譯，不

⁸ 敦煌藏經洞的寫本，年代是在 8-10 世紀。根據 Étienne Lamotte 的研究，法藏 PT610 殘存的兩葉經文，代表《維摩詰經》最古老的藏譯本。此寫本使用再後加字 da-drag，並且專門術語的譯法和《翻譯名義大集》所採行的有相當距離。(參見 Sara Boin (1976) 的英譯本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頁 XLII。)

⁹ 參見胡進杉〈藏文《聲明要領二卷》(sgra-sbyor bam-po gnyis-pa)之研究〉，《民族學報》第 22 期，2003 年，頁 178-179。

就等同沒說明 śakra 為何譯成 brgya byin。再者，《新訂翻譯名義大集》第 3140 條已規定：屬於世間天神類的 śatakratuḥ 要譯作 mchod sbyin brgya pa，那麼若又指出 śatakratu 也譯作 brgya byin，這意謂著什麼呢？難道此處 śakra 譯作 brgya byin 的情況，是猶如西藏學學者 René de Nebesky-Wojkowitz 在其 *Oracles and Demons of Tibet* 一書頁 100 中所指出的翻譯現象嗎？亦即：「早期的一些翻譯家，當他們為源於印度的一些神祇選擇譯名時，有時就使用現成的屬於佛教傳入以前西藏土著萬神殿中的神祇的藏語名稱。」¹⁰ 也就是說，brgya byin 是古早就流行於西藏地區的神祇稱號，而這個稱號剛好是源於印度神 Indra(因陀羅)的別名 śatakratu，但是現在被拿來翻譯 śakra。當然，事實應該都不是筆者所猜測這般，不過 śakra 譯作 brgya byin，的確和因陀羅的別名 śatakratu 有關，¹¹ 這點還得感謝榊亮三郎版《翻譯

¹⁰ 參見謝繼勝的中譯本頁 118。又，原文作：“It seems to me that in this case, as in several others, and old Tibetan name had been adopted as the appellation of an Indian deity introduced by the Buddhists, and it would not seem improbable that some of the early translators, when creating Tibetan terms for the gods and goddesses of Indian origin, occasionally used already existing Tibetan words which were originally the appellations of divinities belonging to the pantheon of pre-Buddhist Tibet.” (1975:100)

¹¹ 此處審稿老師提供另一種思考：「依《藏漢大辭典》頁 626b，brgya 除了『百』義外，也有『多數詞』(mang tshig)之義，而 byin 是 sbyin『布施』的過去時，卻不等於 mchod sbyin (有『供施』與『犧牲』二義)當中的『犧牲』(相當於梵語 kratu)義。因此，即使不涉及 śatakratu，光從『曾

名義大集》的補充說明。既然目前看了《語合二章》還不能解決問題，那麼就先考察一下命名帝釋的由來，看能否有更進一步的信息。

(二) 命名帝釋的由來

根據佛典的記載，天帝釋有很多別名，如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第 1106 經便說：

釋提桓因名釋提桓因，……復名富蘭陀羅，……復名摩伽婆，……復名娑婆婆，……復名憍尸迦，……名舍脂鉢低，……復名千眼，……復名因提利。(T2, no. 99, p. 290, c23)

又如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72 也列舉了十個：

如天帝釋，亦名鑠羯羅，亦名補爛達羅，亦名莫伽梵，亦名婆颯縛，亦名憍尸迦，亦名設芝夫，亦名印達羅，亦名

行多次布施者』這層意義來翻譯 śakra 也似無不妥。」然而，筆者以為，一者《藏漢大辭典》應該是說 brgya 不僅是個「數詞」，也可以是「一個多數詞」(mang tshig cig)，意指除了「百」義外，也可指「多數」。二者，mchod sbyin (供施)也不完全等同 byin (布施)，「供施」終究是偏重「供養」義，亦即「以供養為布施」。用 mchod sbyin 翻譯 kratu，正反映在佛教中 śatakratu 的「祭祀之獻供」義到「布施之供養」義的演變，參見下文「中土注疏的釋義」一節。由於《語合二章》是用 mchod sbyin (供施)而非 sbyin pa (Skt. dānam 布施)來解說 brgya byin 之 byin (布施)，更證明其解說應涉及 śatakratu。

千眼，亦名三十三天尊，如是一主有十種名。(T27, no. 1545, p. 371, a25)¹²

再如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33〈迦葉菩薩品12〉也說：

猶如帝釋，亦名帝釋，亦名憍尸迦，亦名婆蹉婆，亦名富蘭陀羅，亦名摩佉婆，亦名因陀羅，亦名千眼，亦名舍支夫，亦名金剛，亦名寶頂，亦名寶幢。(T12, no. 374, p. 563, c23-28.按：大正藏原注指出，支=脂【宋】【元】【明】【宮】。)

以上所列十三種稱呼，可以加上對應的梵語及巴利，歸納成一對照表：

	雜阿含	婆沙論	涅槃經	巴利	梵語
1	釋提桓因	天帝釋	帝釋	sakka devānaminda	śakra devānām indra
2	釋	鑠羯羅	--	sakka	śakra

¹²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的異譯本——《阿毘曇毘婆沙論》卷38〈使捷度2〉也說：「帝釋名因陀羅，亦名憍尸迦，亦名釋迦，亦名千眼。一帝釋有如如是等十名，如《阿毘曇》說。」(T28, no. 1546, p. 281, b14)

3	提桓因	三十三天尊	--	devānaminda	devendra < deva-indra
4	富蘭陀羅	補爛達羅	富蘭陀羅	purindada	purandara
5	摩伽婆	莫伽梵	摩佉婆	maghavant	maghavan
6	娑婆婆 ¹³	婆颯縛	婆蹉婆	vāsava	vāsava
7	憍尸迦	憍尸迦	憍尸迦	kosiya	kauśika
8	舍脂鉢低	設芝夫	舍支夫	sujampati	śacīpati
9	千眼	千眼	千眼	sahassakkha	sahasrākṣa < sahasra-akṣa
10	因提利	印達羅	因陀羅	inda	indra
11	--	--	金剛	--	--
12	--	--	寶頂	--	--
13	--	--	寶幢	--	--

其中「釋提桓因」一名的由來，《雜阿含》第1106經說：

¹³ 對照梵語 vāsava 及其他漢語音譯詞，「娑婆婆」疑有誤，當作「婆娑婆」。

時，有異比丘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釋提桓因名『釋提桓因』？」佛告比丘：「釋提桓因本為人時，行於頓施；¹⁴沙門、婆羅門、貧窮、困苦、求生、行路乞，¹⁵施以飲食、錢財、穀、帛、華、香、嚴具、床臥、燈明。以『堪能』故，名『釋提桓因』。」（T2, no. 99, p. 290, c21）¹⁶

¹⁴ 《雜阿含》第 1137 經亦出現：「頓施非漸施」（T2, no. 99, p. 300, a25），《相應部》對等經文作“sīghaññeva me dentu, mā dandham”（PTS S. II p.200: *Kulūpakasuttam*。中譯：但願他們迅速布施給我，不慢吞吞地。）

¹⁵ 「沙門婆羅門貧窮困苦求生行路乞」一句，其實不易斷句。參考《雜阿含》第 1232 經：「未曾聞其供養施與沙門、婆羅門，給恤貧苦、行路頓乏、諸乞匄者；閉門而食，莫令沙門、婆羅門、貧窮、行路、諸乞匄者見之。」（T2, no. 99, p. 337, a21）或許此處的貧窮、困苦、求生、行路都是名詞，指窮人、困苦者、謀求生路者、路人。

¹⁶ 《別譯雜阿含》相應段落作：「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一比丘往到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帝釋』？云何作帝釋稱？」佛告比丘：「帝釋本在人中，所有布施，生起純信心，信心施於貧窮、沙門、婆羅門等。其所施時，施漿飲食，種種饌饈，種種華鬘，種種諸香，燒香塗香，財帛床榻。以是因緣，時諸天等名為『帝釋』。」（T2, no. 100, p. 384, c11）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無《雜阿含》「以堪能故」的對應句。而且《雜阿含》中的「行於頓施」，在《別譯雜阿含》中沒有對等詞，代之出現的是「信心施」，即：於所有布施，生起純粹的信心。

此段命名帝釋的因緣，《相應部》對等經文作：¹⁷

Sakko, bhikkhave, devānamindo pubbe manussabhūto samāno sakkaccam¹⁸ dānaṃ adāsi, tasmā sakkoti vuccati.
（PTS S I p. 228. *Sakkanāmasuttam*。中譯：比丘們！天帝釋過去生為人時恭敬且合宜的布施，所以被稱為「釋」（Sakko）。）

自上引經文看來，漢譯的內容是說：「因為『能...』，亦即當沙門、婆羅門、窮人、困苦的人、謀求生路的人乃至路人有所乞求時，他都能毫無遲疑地迅速給予種種布施，所以被稱為『釋提桓因』。」「釋」（śakra），一般字典給予的意思的確是「強而有力的」，換句話說，也就是「堪能...」（śak），所以這個命名由來很能讓人接受。而巴利經則用 sakka 的音近詞 sakkaccam 來指出命名為 sakko 的道理，因此說他「曾恭敬且合宜的布施」

¹⁷ 此經有中亞梵本殘卷，可惜剛好缺了這段。不過，仍可看見釋提桓因的對應梵語是 śakra devendra。參見 Ernst Waldschmids (1968c)：“A Note on Names and Surnames of Indra in a Fragment of a Buddhist Canonical Sanskrit Text from Central Asia,” *Journal of the Bihar Research Society*, 54, pp. 33–39. Reprinted 1989 in Bechert, Heinz & Kieffer-Pülz, Petra (editors), Ernst Waldschmidt, *Ausgewählte kleine Schriften*,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pp. 256-264.

¹⁸ sakkaccam: [< sakkacca < abs. of sakkaroti] adv. respectfully, carefully, duly, thoroughly. 又，sakkaroti: [< sat-kr] to honour, esteem, treat with respect, receive hospitably.（以上參見 *PTS P-E Dic* p.660）

(*sakkaccam dānam adāsi*)。此處《相應部注》並未進一步說明什麼，但若按字典給的語義看來，*sakka* 來自動詞 *sakkoti* (< Skt. śak) 的未來被動分詞 (future passive participle)，śak 意思是「能...」，而 *sakkaccam* 則來自 *sakkacca*，*sakkacca* 本是 *sakkaroti* (< Skt. sat-kr) 的連續體 (gerund)，*sat-kr* 意思是「恭敬、尊敬」。因此，就字面義來說，用 *sakkaccam* 來說明，或者更進一步說，用 *sakkaroti* 來解釋為何這個天神叫 *sakko*，筆者覺得很牽強，而《相應部疏》在這裏雖沒有注解字義，卻也補充道：“Puññāni kātuṃ sakkotīti sakko.” (能做許多功德，所以是「堪能」(*sakko*)。)《相應部疏》這個解說和漢譯所傳正好相符。

然而，《相應部注》為什麼沒有對這段文字加以注解呢？難道覺音 (Buddhaghosa) 論師不覺得用 *sakkaccam dānam adāsi* 來說明很是牽強，需要進一步疏通嗎？要解決這個疑惑，或許得對古代印度的釋經傳統有所了解。事實上，古代印度學者解經釋義一直有兩套方法，這兩套也各自形成一門重要的學問，構成《吠陀》六支中的兩支，¹⁹ 亦即：「語法分析」(*Vyākaraṇa*)

¹⁹ 吠陀六支，即六「吠陀支」(梵語 *vedāṅga*，即 *veda* 和 *aṅga* 的複合，字面意思是「吠陀的支分」)，是六種用來幫助正確唱誦、瞭解、運用《吠陀》的典籍。印度文獻學者 Maurice Winternitz (1981: vol. 1, p. 249) 在其 *A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印度文獻史) 一書中指出：*Muṇḍaka Upaniṣad* (I, 1,5) 是最早列出所謂的「六吠陀支」的文獻，此即“śikṣā kalpovyākaraṇam niruktam chando jyotiṣam.” 而關於六支的內容，梵語學者 A. A. Macdonell (1972: 266) 在其 *A History of Sanskrit Literature* (梵語文

及「語義解析」(*Nirukta* 或 *Nirvacana*)。²⁰「語法分析」以 Pāṇini 的 *Aṣṭādhyāyī* (八章書) 及該書的諸多注疏而廣為人知且備受

獻史) 中曾給與簡要的說明：“These are *śikṣa*, or phonetics (語音學); *chandas*, or metre (詩律學); *vyākaraṇa*, or grammar (語法學); *nirukta*, or etymology (語源學); *kalpa*, or religious practice (祭儀學) and *jyotiṣa*, or astronomy. (天文曆學)” 隋·吉藏《百論疏》也曾說：「六論者，一《式叉論》，釋六十四能法；二《毘伽羅論》，釋諸音聲法；三《柯刺波論》，釋諸天仙上古以來因緣、名字；四《豎底(張理反)沙論》，釋天文、地理、算數等法；五《闍陀論》，釋作首盧迦法。佛弟子、五通仙第(？等)說偈，名首盧迦(強河反)；六《尼鹿多論》，釋立一切物名因緣。」(T42, p. 251, a26) 其中「式叉論」即 *śikṣa*，「毘伽羅論」即 *vyākaraṇa*，「柯刺波論」即 *kalpa*，「豎底沙論」即 *jyotiṣa*，「闍陀論」即 *chandas*，「尼鹿多論」即 *nirukta*。看起來，中國古德對六支內容的理解與現代梵語學者有些出入。不過，現代學者們一致認為，吠陀六支所討論的課題，在解說《吠陀》的某些《梵書》(*Brāhmaṇa*)、《森林書》(*Āraṇyaka*) 中早有提及。例如：*Taittirīya Āraṇyaka* 已經討論了字母 (letters)、重音 (accents)、音長 (quantity)、發音 (pronunciation)、連音規則 (euphonic rules) (以上參見 A. A. Macdonell 1972: 267) 總之，吠陀六支是《吠陀》老師為了幫助學生正確唱誦、瞭解、運用《吠陀》而長期發展累積而成的六門學問。後來結集成精簡、有系統、需要老師解說，也就是經書體裁 (*sūtra-type* or *sūtra-form*) 的六類口傳文獻。(以上參見 M. Winternitz 1981: vol. 1, p. 249-252) 關於六支的時代，Macdonell 是置於 500-200 B.C.，另一位印度學者 Vaidya (2005: Vol. 3, p. 6) 則以為應是 1900-800 B.C.。

²⁰ James B. Apple (2009: 80) 把 *Nirvacana* 英譯作 *semantic elucidation*，意思是「語義的闡明及解釋」。但自 Eivind Kahrs (1998) 的書名 *Indian Semantic Analysis* 及 Max Deeg (2008: 97) 的敘述看來，他們似乎認為意思是「語義的分析」。綜合兩種看法，此處譯作「語義解析」。

研究及宣揚，其內容之豐富且重要自然不必再介紹。但是，若想闡明那些語法分析或詞構分析完全派不上用場，卻又隱藏著某一微言大義的語詞，那就得靠「語義解析」(Nirukta)的釋義方法。「語義解析」(Nirukta)這一吠陀支，目前僅留下據說是 Yāska 的著作 *Nirukta* 及該書的三部注解，²¹ 不僅古代研究者不多，在現代學者間似乎也沒有受到普遍重視，甚至還曾被貶為只是牽強附會的「通俗語源學」(Folk etymology 或 Popular etymology)。²² 不過，若僅僅是牽強附會之學，那也很難理解

²¹ 除了被視為是 *Nirukta* (亦名 *Nirukti*) 的作者外，Yāska 的生平完全不清楚，一般假定他比 Pāṇini 年長，但也不能完全證實。Eivind Kahrs 認為 Yāska 的年代應在西元前七至三世紀之間。至於三部注解，最早的是 Durga 或 Durgasimha 的作品 *Rjvartha*，年代可能在第六世紀之前。對於了解 *Nirukta*，此注提供的資料最豐富。第二部是 Skandasvāmin 和 Maheśvara 的 *Niruktabhāṣyaṭīkā*，年代可能是五世紀末或六世紀初。第三部則是傳說中的 *Niruktavārttika*，這是學者根據文獻中的一些引文而推測出來的，並非實際獨立存在的一本書。以上參見 Eivind Kahrs (1998:14-22)

²² 參見 Eivind Kahrs (1998) 的 *Indian Semantic Analysis: The nirvacana tradition* 一書的前言第 1 頁。又，比如周一良在其〈能仁與仁祠〉一文中討論「能仁」的翻譯時，也曾說：「為什麼種姓專名的釋迦會被譯成『能』。我想這大約是一種通俗語源學 (Popular etymology) 的結果。釋迦的梵文是 Śākya，同時還有一個從語根 śak 變來的 Śākya，意思正是『能』。譯經的人或者誤認為 Śākya 是從 śakya 變來，或者明知其毫不相關，為了要意譯，不得不牽強附會。採用這個附會的語源的人，實不止康孟祥、康僧會而已。吳支謙譯《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上注裏，也說天竺語釋迦為能。」(1995: 406) 上列這段文字揭示了一個印度學者常用的釋義方法及古代譯

為何能被視為必要的輔助而長久運用於詮釋及理解《吠陀》。實際上，此吠陀支的重要性不僅在於解釋婆羅門教聖典及宗教儀式上，它也是印度古代新興宗教及學派之所以能根植於古老傳統哲學的沃土而又能不斷推陳出新的關鍵所在。換句話說，語言中的語詞雖相對僵化固定，但承載的語義卻是約定俗成而可變易。想打破舊樊籬為新思想鋪設一條通路，有效方法之一便是用舊瓶裝新酒——重新定義既有語詞的意義，以便建立新信仰。因此，對於新興宗教及學派，*Nirukta* 這一自古就備受信奉的語義解析方法，自然居於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²³

Nirukta 來自動詞 *nir-vac* 的過去分詞，*nir-vac* 意思是「說出來」或「解釋清楚」，而 *Nirvacana* 則是 *nir-vac* 加後綴 *ana* 所形成的動作性名詞。作為吠陀六支之一的 *Nirukta* 或 *Nirvacana*，一般被譯為「語源學」(Etymology)，然而運用這門學問或方法的目的，與其說是想說明一個語詞的演變歷史，不如說是想闡

者常用的翻譯手法，非常有益於了解佛典。但也因為是篇研究佛經翻譯的重要作品，其帶有負面評價的措辭，也曾誤導了不明所以的筆者我。事實上，已有現代學者將「諧音釋義」這個方法稱為「諧音雙關」而歸類為修辭法的一種，如：James B. Apple (2009) 的 “‘Wordplay’: Emergent Ideology through Semantic elucidation: A Rhetorical technique in Mahāyāna Buddhist formations”。此文中列舉了數個出自大乘經典的例子，藉此說明經典編撰者如何利用修辭法中的「諧音雙關」法來賦予舊詞新義，並進一步導入新興思想。

²³ 以上所述，參見 *Indian Semantic Analysis* 一書頁 7 的 “The Indian tradition and its means of interpretation” 一節。

明一個語詞的語意內含。²⁴ 那麼，這一吠陀支究竟揭示了怎樣的語義解析方法呢？關於這點，可以參考 Yāska 的 *Nirukta* 及此書的三部注解。根據 Eivind Kahrs 的研究，*Nirukta* 這一派的語義解析方法有三項基本原則：²⁵

- (1) 所有名詞都被認為是和一件動詞所表達的活動有關。換句話說，由於有動詞所表達的那個動作發生，所以某名詞產生。²⁶

²⁴ 以上所述，參見 James B. Apple (2009: 80): “For a modern reader’s eyes, the classical Indian usage of nirukta does not seem to be interested in the history of words or in linguistic development, rather, the primary interest lies in semantic content.”

²⁵ 以下三項，參見 *Indian Semantic Analysis* 頁 35 的 “Yāska’s exposition of *nirvacanaśāstra*: a brief outline” 一節。

²⁶ 由於第一條原則主張「名詞來自動詞」，所以解析字義時會探尋名詞的源頭——動詞字根，然後用動詞解釋名詞。Eivind Kahrs (1998: 24) 便認為，正因如此，所以 *Nirukta* 才會被翻譯成「語源學」(etymology)。再者，用動詞解釋名詞詞義，這是印度注疏家常用的釋義手法，佛教經論中也常出現，顯示佛陀也會使用「語義解析」(*Nirukta* 或 *Nirvacana*) 來說法，例如：《雜阿含》第 46 經：「若可闕可分，是名色受陰。... 諸覺相是受受陰，何所覺？覺苦、覺樂、覺不苦不樂，是故名覺相是受受陰。... 諸想是想受陰，何所想？少想、多想、無量想、都無所有作無所有想，是故名想受陰。... 為作相是行受陰，何所為作？於色為作，於受、想、行、識為作，是故為作相是行受陰。... 別知相是識受陰，何所識？識色，識聲、香、

- (2) 當一個語詞的重音及語法結構和其詞義一致時，那就以正規的方法分析其語義。(按：指藉由分析語法結構而得出詞義。)
- (3) 當無法從語詞的重音及其語法結構分析出隱藏的語義，而且透過修改語基 (stem) 的音節也無法指出動詞語根時，那麼就心存一個特定意義，²⁷ 然後

味、觸、法，是故名識受陰。」(T2, no. 99, p. 11, b26。)此經分別用五個動詞(標底線者)解釋名詞五受陰的一一陰，漢譯經文不易看出，但《相應部》第 22 相應第 79 經的對等經文就一目了然：Kiñca, bhikkhave, rūpaṃ vadetha? Rūppaṭīti kho, bhikkhave, tasmā ‘rūpa’nti vuccati... Vedayaṭīti kho, bhikkhave, tasmā ‘vedanā’nti vuccati... Sañjānāṭīti kho, bhikkhave, tasmā ‘saññā’nti vuccati... Saṅkhatamaḥhisāṅkharontiṭi kho, bhikkhave, tasmā ‘saṅkhārā’nti vuccati... Vijānāṭīti kho, bhikkhave, tasmā ‘viññāṇa’nti vuccati.” (PTS S. III p.87: *Khajjanīyasuttam*. 中譯：比丘們！你們為什麼〔把它〕叫作「色」？因為它會毀壞，所以它被稱為「色」。... 因為他感受，所以他被稱為「感受」。... 因為他覺知，所以他被稱為「想」。... 因為他們造作那由因緣條件所形成的，所以他們被稱為「諸行」。... 因為他認知，所以他被稱為「識」。)經文中，用同源動詞 *rūppati* (< Pā. *rup* = *lup* < Skt. *lup* (破壞)) 解說名詞 *rūpaṃ* (色)，用同源動詞 *vedayati* (< Skt. *vid* 知) 說明 *vedanā* (受)，用同源動詞 *sañjānāti* (< Skt. *saṃ-jñā* (知)) 解說 *saññā* (想)，用同源動詞 *abhisāṅkharonti* (< Skt. *abhi-saṃ-kṛ* (做)) 解說 *saṅkhārā* (諸行)，用同源動詞 *vijānāti* (< Skt. *vi-jñā* (知)) 解說 *viññāṇam* (識)，以上這些解說，正是典型的用動詞解釋名詞的「語義解析」(*Nirukta*) 法。

²⁷ 第三項原則其實相當不具體，必須全面歸納實際用例才能了解諧音釋義如何操作，目前只能擱置此問題留待他日再處理。此處唯一要辨明的是，就翻譯佛典而言，若翻譯出來的目的語，其意含無法自其源頭語的詞構解析

藉由語音方面的類似性而進行分析。簡言之，就是用其他「音近詞」（聲韻相同或相近的詞）來解析出這個詞的特定語義，即「諧音釋義」。²⁸

出來，那麼可能是傳誦時語音被誤聽而譯錯，或者是書寫用字等原因導致誤讀而譯錯，但也可能是因為先經過了「語義解析」（*nirvacana*）這層詮釋，所以譯語的意思才無法自其源頭語的詞構解析出來。由於此處第三項原則說「〔解析語義者〕心存一特定意義，然後藉由語音方面的類似性而進行分析」，也就是說，解析語義者是先認定該詞具有某意含，然後才找諧音字來證實及闡明他的想法，所以這和音近或形近所導致的誤解錯譯是完全不同。因此，若能找到諧音釋義的相關記載或傳說，或許便可確定應該是「語義解析」（*nirvacana*）的結果，而非誤聽或誤讀。但是，我們可以因此就說：「看吧！這些『語義解析』（*nirvacana*）不就是明知毫不相關，卻又為了某種目的而作的牽強附會嗎？」關於這點，就佛經翻譯而言，事實上還滿難證明譯者翻譯時是不是都那麼熱中於編故事牽強附會解析語義。筆者以為，倒不如認為文明悠久豐富的印度文化圈，其語言中真是很多語詞都承載著數條字面外的微言大義或故事，特別是人名、地名等專名，而譯者只是如實說出他所知道的而已，並非故意牽強附會。如果我們缺少相關知識而故事又知道的太少，那就無法深入其中領略譯語之妙及譯者的用心。

²⁸ 根據 Max Deeg (2008: 97)，他認為最典型的「語義解析」（*nirvacana*）就是把一個詞拆成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動詞成分，如 Śrāvastī 的對等藏譯 *mnyan yod* 就顯示經過這種「語義解析」（*nirvacana*）。（筆者按：即拆成 *śrāv-asti*，*śrāv* 是動詞 *śru* 的使役式語基，*śru* 的意思是「聽聞」，因此藏譯作 *mnyan*；而 *asti* 是動詞 *as* 的現在式第三人稱單數，*as* 的意思是「存在、有」，因此藏譯作 *yod*。兩個合起來，意思就是「有聞」。關於舍衛城（Śrāvastī）的命名由來，有多種傳說，比如《雜譬喻經》載：「昔波利弗國比於餘國，

對照以上三項基本原則，此處漢、巴經文正好分別示範了上列第一及第三種原則所揭示出來的釋義方式。雖然目前無法了解為何同一問題卻傳出兩種解答，但對於博學多聞的覺音論師而言，或許因為這種釋義方式符合印度解經傳統，並非牽強附會，所以無需疏通。事實上，佛陀「四無礙解」（Bsk. *catvāri (catvāraḥ) pratisamvidah*; Pā. *catasso paṭisambhidā*）之一的「詞無礙解」（Bsk. *nirukti-pratisamvid*; Pā. *nirutti-paṭisambhidā*），其中的 *nirukti*（Pā. *nirutti*）就是源自 *nirukta*（Pā. *nirutta*）的陰性名詞。根據 *Cone P-E Dic* 第二冊頁 607b，「詞無礙解」（*nirutti-paṭisambhidā*）是「一種分析性的知識或理解，亦即能分辨及了解字詞或語詞的意思是如何從它展現的樣貌而被表達出來」（*analytic knowledge or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 of words, of expressions*）。²⁹ 同頁 *Cone* 也指出，身為吠陀支之一，*nirutti* 意指「語詞的解說或詮釋」（*the explanaton or interpretation of words (one of the*

最豐熾盛，真人神人下至不肖九品皆具道德，仙經及流俗書亦復具足，金銀穀帛無物不有，佛每稱之為聞物國。」（T4, p. 507, a11）此「聞物國」一譯就是 Śrāvastī 經過「語義解析」，拆成音近字 *śrava* 和 *asti* 後才譯成的，其中 *śrava* 有「名聞」、「財富」等義。）

²⁹ “analytic knowledge or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 of words, of expressions”，字面直譯是「對於字詞或語詞形式的一種分析性的知識或理解」，但這樣翻譯可能會令人誤解，以為“the form of words, of expressions”意指名詞、形容詞乃至動詞詞形變化的各種「形式」，如第一格、現在式語尾等等。此處 *Cone* 談的應該不是詞形變化的形式，而是某一語義被表達出來時，它顯現的那個樣貌。（以上所述，感謝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高明道老師指導。）

Vedāngas)。再者，nirutti 也可指「透過連結動詞字根，或者經由像省略元音或〔用他詞〕代換之類的操作，來說明一個語詞的意思是如何從它展現的樣貌被表達出來」(an explanation of the form of a word (by connecting it with a root, or by operations such as elision or metathesis))。同頁 Cone 甚至還指出，nirutta 也指「語法分析」(grammatical analysis)。雖然 Cone 沒有直接提到「諧音釋義」，但上列解說基本上不離前述「語義解析」(Nirukta) 的三種原則。

話雖如此，上列漢、巴經文終究都未出現和 śatakratu 意思相當的語詞，談及的命名原因雖然都和「布施」有關，但也沒有明確說到「百次供施」。因此，上列漢、巴二說應該和 śatakratu 無關。不過，基於以上的討論，筆者也了解到，在印度要了解一個語詞的結構及意義，方法並不限於帕你尼 (Pāṇini) 派的「語法分析」(Vyākaraṇa)，其實也可能涉及「語義解析」(Nirukta 或 Nirvacana)。而這也讓筆者想起 Max Deeg 曾在他的“Creating religious terminology :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early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一文中指出：「雖然沒有直接相關的論證保留下來，但自早期漢譯本的許多例子，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譯者其實偏愛『語義分析』(Nirvacana) 法。而且不只漢譯會利用這種分析法來翻譯佛經語詞，藏譯也可看到。《語合二章》解釋佛學術語時，經常就會列出兩種分析法下的語義，並指出選用了「語義分析」(nirvacana) 法來翻成藏文。」(2008: 97-99) 因此，由於「百施」義無法從 śakra 的重音、語

法結構、動詞字根分析出來，所以 brgya byin (百施) 一譯可能是先經過上列第三種諧音釋義後才翻譯出來的，而譯者使用的諧音詞極可能就是梲亮三郎版《翻譯名義大集》所補充的 śatakratu。但是，śatakratu 本義是「百次馬祠」，與佛教反對殺生祭祀的主張實相違背，如何能拿來解釋仁慈且慷慨布施的帝釋之名 śakra 呢？因此，有必要進一步了解 śatakratu。

(三) 佛典中的 śatakratu 用例

根據 *A Classical Dictionary of Hindu Mythology & Religion Geography, History, Literature* 一書頁 127 對 Indra 的解說，印度天神 Indra (因陀羅) 有許多名字，像：Mahendra (大因陀羅)、Śakra (釋)、Maghavan (慷慨者)、Vāsava (有衣者)、Arha (值得供養者)。此外，表示其特色或頭銜的名號也很多，如：Vṛtra-han (殺害惡魔 Vṛtra 者)、Vajra-pāṇi (金剛手，即手執金剛、手執雷電)、Megha-vāhana (乘駕雲朵)、Śatakratu (百次獻祭)、Deva-pati (諸神之主) 等等。(按：原書轉寫的梵語拼字可能有問題，以上所列梵語已依梵英字典作調整。) 倘若對照耆那教典籍及前文所列佛經中的帝釋別名，可知：這些印度天神 Indra 的別名，有些也出現在耆那教典籍或佛典中作為帝釋別名。³⁰ 其中 śatakratu 在上節表中雖未提及，但佛典中其實

³⁰ 在耆那教的 *Kalpa Sūtra* 中也列了帝釋的各種別名，如：Sakke devimṇde devarāyā (諸天之王)、vajjapāṇī (手中握杵者)、puraṃdare (最勝天)、satakkatū (百祀者)、sahassakkhe (具千眼者)、maghavaṃ pākasāṣaṇo (魔

還是偶有出現。只是，目前所知，並沒有 śatakratu devānām indra 的用例，因此藏譯 lha'i dbang po brgya byin 應不是譯自 śatakratu devānām indra。

考察佛典中的 śatakratu 用例，目前所知，像 *Buddhacarita*（佛所行讚）第 11 品第 13 偈中便曾單以 śakra 稱呼帝釋，接著第 14 偈又改以 śatakratu 稱呼帝釋，如下：

devena vṛṣṭe'pi hiraṇyavarṣe dvīpānsamagrāmścaturō'pi jītvā
 śakraṣya cārdhāsanamapyavāpya
 māndhātūrāsīdviṣayeṣvatṛptiḥ||13||（中譯：即使天神為他降下金雨，即使征服了四大洲，甚至分半個 Śakra 的座位給他，Māndhātṛ 的貪心仍不滿足。）
 bhuktvāpi rājyaṃ divi devatānām śatakratau
 vṛtrabhayātpranaṣṭe| darpānmaharṣīnapi vāhayitvā
 kāmeṣvatṛpto nahuṣaḥ papāta||14||（中譯：Śatakratu 因為害怕 Vṛtra 而逃走後，〔諸天便推選 Nahuṣa 替代他。〕Nahuṣa 雖在天上享受著諸天的王權，仍貪求而不滿足。他出於驕慢而讓大仙人抬轎，結果就墜落下來。）³¹

的懲罰者)、dāhiṇādḍha-logāhi (南世界之主) ...。(Lalwani 1979:10)

³¹ 以上兩偈的中文翻譯，參見黃寶生（2015: 283）及 Irma Schotsman trans. *Buddhacarita: The Life of the Buddha*. 1995, p.180. 又，上列兩偈，曇無讖譯本《佛所行讚》〈答瓶沙王品 11〉有類似敘述：「王領四天下，復希切利天，帝釋分半座，欲圖致命終。[17]農沙修苦行，王三十天，縱欲心高

再者，Divyāvadāna（天譬喻）也出現兩個用例。³² 其中 Vaidya 本頁 223 的偈頌如下：

brahmāṇaṃ śaraṇaṃ śatakratuṃ vā dīptaṃ vā praviśa
 hutāśamarṇavaṃ vā/ na kledaṃ na ca pariśoṣaṇaṃ na bhedaṃ
 kaṅṭhasthaṃ kuṇapamidaṃ tu yāsyatīha//（中譯：你歸依梵或 Śatakratu 吧！你進入熾火或洪水吧！但是〔即使這樣，〕黏在脖子上的這個死屍，既不走向腐爛，也不走向枯乾，更不走向毀壞。）

以上《天譬喻》這段梵語，在西晉安法欽譯《阿育王傳》卷五有對應的長行：「汝向梵天、釋提桓因、毘沙門天，向魔醯首羅

慢，仙人挽步車，緣斯放逸行，即墮蟒蛇中。」(T4, no. 192, p. 20, c7. 《大正藏》原校注 [17]: Nahuṣa.) 也許其中的「帝釋」對應 Śakra。另外，劉宋寶雲譯《佛本行經》〈為瓶沙王說法品 14〉也有類似敘述：「頂生聖王，欲無厭足。更有聖王，食天福祿；時天帝退，畏阿須倫。僞慢遂盛，仙人擔[4]輩；邪住無厭，從天退墮。」(T4, no. 193, p. 73, a10. 《大正藏》原校注[4]: 輩=輦【宋】【元】【明】。)也許其中的「天帝」就是對應 Śatakratu。

³² 參見 Vaidya 本頁 223 “brahmāṇaṃ śaraṇaṃ śatakratuṃ vā dīptaṃ vā praviśa hutāśamarṇavaṃ vā/ na kledaṃ na ca pariśoṣaṇaṃ na bhedaṃ kaṅṭhasthaṃ kuṇapamidaṃ tu yāsyatīha//” 及頁 299: “śatakratusamādiṣṭairyakṣaiḥ sūkararūpibhiḥ//” 這兩處都沒有同時出現 devānām indra，事實上，整部書中，伴隨 devānām indra 一起出現的還是 śakra，而且在平岡聰的日譯本下冊頁 64 及頁 459，這兩個 śatakratu 都譯作「インドラ」，即 Indra 的音譯。看來，連現代日譯也刻意以其他常見的名號翻譯 śatakratu，而不直譯作罕見的「百施」。

天、婆樓那天，乃至入於大火不能令燒，入於大水不能爛。彼諸天等欲解汝縛，永不能得。」(T50, no. 2042, p. 119, a15) 同書卷八也有對應的偈頌：「汝往歸依梵 及日月帝釋 入火及大海 不燥爛不脫 我以此死尸 繫著於汝頸 神力之所作 無有能脫者」(T50, no. 2043, p. 159, b21) 經過對照，此處漢譯中的「帝釋」或「釋提桓因」，極可能就是對譯梵本中的 śatakratuṃ。

此外，其他漢譯出現的例子，目前所知，僅見於劉宋寶雲譯《佛本行經·如來生品4》：「號名百祠，手執金剛，以千慈眼，熟視無厭。」(T4, no. 193, p. 59, a2) 由於「手執金剛」及「千眼」都是帝釋的特徵，而且鳩摩羅什所譯《成實論·無常想品》也說：「汝法中亦說：釋提桓因能作百祠，亦復退墮。」(T32, no. 1646, p. 347, a1)³³ 所以，此處「百祠」應該是帝釋別號 śatakratu 的翻譯，可惜現存梵本《佛所行讚》無對應句可證實這點。

總之，佛典中的 śatakratu，或者是極罕見地以本義「百祠」（百次祭祀）作為帝釋別名而出現，或者極可能在譯經時就已被用「帝釋」或「天帝」等慣用詞代替，因而難以考證其印度原文。但值得探究的是，為何不依本義直譯而要改以「帝釋」等詞代替呢？根據 *M-W S-E Dic* 頁 1049 的解說 “śatakratu: m.

³³ 自下文「汝法中以韋陀為貴」(T32, no. 1646, p. 347, a5) 可知，這裏講的「汝法」應該是《吠陀》的教義。

Name of Indra (a hundred Aśva-medhas elevating the sacrificer to the rank of Indra)” 可知，作為 Indra(因陀羅)別名的 śatakratu，本義指「百次馬祠」。「馬祠」或「馬祭」(Skt. aśva-medha; Pā. assa-medha)是「用馬作犧牲的祭祀」。³⁴ 在印度史詩 *Mahābhārta* (摩訶婆羅多)的年代，亦即西元前3世紀至西元5世紀之間，只有國王才能舉行馬祭。舉行馬祭，本身意味著此王是諸王之王。人們相信，實行一百次馬祠，將能使只是凡人的國王推翻因陀羅的王位，成為宇宙的統治者，成為諸神之王。³⁵ 或許就是因為馬祠與佛教反對殺生祭祀的主張相違，³⁶ 所以 śatakratu

³⁴ 「馬祠」的相關說明，參見 Skt. aśvamedha: m. the horse-sacrifice (a celebrated ceremony, the antiquity of which reaches back to the Vedic period; the hymns RV. i, 162 and 163 [= VS. xxii seqq.], referring to it, are however of comparatively late origin; in later times its efficacy was so exaggerated, that a hundred such sacrifices entitled the sacrificer to displace Indra from the dominion of Svarga; kings who engaged in it spent enormous sums in gifts to the Brāhmins; it is said that the horse was sometimes not immolated, but kept bound during the ceremony) VS. xviii, 22 TS. (*M-W S-E Dic* p. 115b) 又，Pā. assa-medha, m., the horse-sacrifice. (*Cone P-E Dic* p. 267)

³⁵ 參見 *A Classical Dictionary of Hindu Mythology & Religion Geography, History, Literature* p.28 “ASWA-MEDHA.”

³⁶ 《相應部》第3相應第9經《牲祭經》提到，波斯匿王準備了一個很大規模的牲祭 (mahāyañño)，但佛陀說：“Assamedhaṃ purisamedhaṃ, sammāpāsaṃ vājapeyyaṃ niraggaḷhaṃ; Mahāyaññā mahārambhā, na te honti mahapphalā. (馬祭、人祭、擲棒祭、酒祭、無遮祭，那些有大殺害的大牲祭是沒有大果報的；) Ajeḷakā ca gāvo ca, vividhā yattha haññare; Na taṃ

一名才一直沒有被佛典廣泛採用，甚至譯成中文時可能還刻意被用「帝釋」等名稱替代。

（四）中土注疏的釋義

儘管如上述，可能因為與佛教反對殺生祭祀的主張相違，帝釋的別名 śatakratu 才一直沒有被佛典廣泛採用，甚至翻譯時可能還刻意被用「帝釋」等名稱替代。然而，也因為佛教中的天帝釋是以「布施」著稱，所以本義是「百次馬祠」的 śatakratu，其詞義似乎也逐漸被佛教天帝釋的這個「布施」特質所沾染，進而轉化成「百次供施」（百次供養布施）。之後，「堪能布施」和「百次供施」在佛教的天帝釋身上被融會貫通成不相違背的神格特質。也就是說，kratu 的詞義從「祭祀方面的供奉」轉成「布施方面的供養」，最後轉成就是「布施」，以便可以符應佛

sammagatā yaññaṃ, upayanti mahesino. (殺害許多山羊、綿羊與牛隻的地方，正行的大仙不接近那種性祭。)” (PTS S. I p.75: *Yaññasuttam*) 此經對等漢譯是《雜阿含》第 1234 經 (T2, no. 99, p. 338, a22) 及《別譯雜阿含》第 61 經 (T2, no. 100, p. 394, c26)，對等梵本殘卷見：Enomoto, Fumio 1997. “Sanskrit Fragments from the Saṃgītanipāta of the Saṃyuktāgama.” In Kieffer-Pülz, Petra and Hartmann, Jens-Uwe (editors), Baud-dhavidya-sudhakarāh: *Studies in Honour of Heinz Bechert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 Swisstal-Odendorf, India et Tibetica 30: 91-105. 此外，《增支部》〈四集〉第 39 經《優惹雅經》(PTS A. II p.42: *Ujjayasuttam*) 也提到佛陀不讚揚殺牛宰羊的祭祀。對等經是《雜阿含》第 89 經及《別譯雜阿含》第 89 經。

教教義。³⁷ 因此，唐朝一行法師才會在其《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中提出：「帝釋因百施得成也，百度開四城門廣施也。釋是『百』，迦落是『勇施』也。」(T39, no. 1796, p. 755, c22) 此處疏文中的「釋迦落」正是 śakra 的音譯。而一行法師把 śa(釋)解成 śata(百)，kra(迦落)解成 kratu(勇施)，³⁸ 則應該是源於譯經者善無畏利用語音和 śa-kra 相近之 śata-kratu 來闡明 śa-kra 的語義所致。³⁹ 但是，若非 śatakratu 的詞義已自「百次

³⁷ 事實上，把婆羅門教的「祭祀」講成「布施」，在佛陀時代就有先例，比如《長部》〈究羅檀頭經〉(PTS D. I p.134: *Kūṭadantasuttam*) 便記載，佛陀沿用婆羅門教的「大牲祭」(Pā. mahāyañña. Skt. mahāyajña) 一詞，但又刻意轉化其詞義內含。因此，在該經中 yañña (Skt. yajña < yaj (獻祭、供奉)) 一詞，既是「以犧牲獻供的祭祀」或「用來獻供的供養物」，也是「施捨救濟」或「布施物」，特別還是指「布施給僧眾或比丘的布施物」。再者，《增支部》〈五集〉第 41 經 (PTS A. III p. 45) 也提到「五種獻供」(pañcabaliṃ)：「親族獻供」(ñātibaliṃ)、「賓客獻供」(atithibaliṃ)、「祖先獻供」(pubbapetabaliṃ)、「國王獻供」(rājabaliṃ)、「向天獻供」(devatābaliṃ)，中村元就認為這「五種獻供」是對婆羅教「五大祭」(pañcamahāyajña) 的改革，可惜經文沒有進一步說明，改成什麼內容也就無從得知。(1993:34)

³⁸ kratu: m. 力量、能力；供品；祭祀、獻祭、供奉。參見 *M-W S-E Dic* 頁 319：“kratu: m. ... power, ability RV.; ... a sacrificial rite or ceremony, sacrifice (as the Aśva-medha sacrifice), offering, worship (also personified R. vii, 90, 9).”

³⁹ 《大毘盧遮那成佛經》是善無畏於唐玄宗開元十二年(724)在洛陽大福先寺所譯，當時由寶月譯語，一行筆受。再者，《大日經義釋·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義釋序》也說：「尚慮持誦者守文失意，禪師又請三藏解釋

馬祠」、「百度祭祀」、「百度獻供」演變成具有與佛教教義相容的「百次供施」之義，那麼這樣的解析就很難行得通。類似的解說，也出現在李通玄（635~730）撰《新華嚴經論·世主妙嚴品》：「此天王有五種名，一名能主，一名釋提桓因，一名憍尸迦，一名天帝釋，一名因陀羅天。此名天主，具云釋迦因陀羅。釋迦者，此名『百』也，為先因百度設無遮齋得作天主。」（T36, no. 1739, p. 793, b15）文中把「釋迦因陀羅」的「釋迦」解成「百」，雖然不符漢譯經文夾注或中土注疏家常用的解法（釋迦，秦言「能」⁴⁰），但以「百度施設無遮齋」說明 śakra，也證實一行法師所記並不是善無畏個人獨創的見解。⁴¹

其義，隨而錄之。」（X23, no. 438, p. 265, a19）其中禪師指一行禪師，三藏指譯師善無畏。因此，雖然《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與《大日經義釋》的關係仍待研究，但此二書都有記載這段關於帝釋的梵語詞的解說，所以此說極可能是來自善無畏的解釋。

⁴⁰ 《長阿含·20阿摩晝經》有一夾注：「釋，秦言『能』。」（T1, no. 1, p. 83, a6）又，中土注疏主要是沿用《大智度論》〈天主品 27〉的解說：「釋提桓因：釋迦，秦言『能』；提婆，秦言『天』；因提，秦言『主』。」（T25, no. 1509, p. 443, b14）

⁴¹ 事實上，日本南禪寺藏《高麗大藏經》初雕本唐慧苑《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世主妙嚴品〉「釋迦因陀羅」詞條下也說：「釋迦，能，正云『鑠羯囉』，此云『帝』也。因陀羅，此云『主』也。古來釋同佛族望之稱，謬之深也。又云：釋，百也；迦，施也；因陀羅，主也。言昔百度設大施會，今得作此天主，故百施主。」（K1 Vol.70 p. 55?）《高麗大藏經》再雕本（K32, p. 343, a12）內容與初雕同。而《磧砂藏》所收唐慧苑《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則作：「釋迦，能也；因陀羅，主也。言其能為天主。

至此，我們也可以發現：一行法師及李通玄的注解，實可為本文所討論的問題提供更具體的幫助！因為，若透過上述中土注疏的記載來理解《語合二章》的敘述，或許便能了解編撰者為何要補充道：「由於做了百種供施而得到天主之地位，所以

又云：釋，百也；迦，施也；因陀羅，主也。言昔百度設大施會，令得作此天主，故云『百施主』也。釋迦，正云『鍊羅』，此云『帝』也。因陀羅，此云『主』也。古來釋同佛族望之稱，謬之深矣。」（Q 461, p.48）值得注意的是，趙城廣勝寺《金藏》本只作：「釋迦，正云『鑠羯囉』，此云帝也。因陀羅，此云『主』也。古來釋同佛族望之稱，謬之深也。」（C59, p. 427）《高麗大藏經》再雕本慧琳《一切經音義》卷 21 所收的《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則與《金藏》差不多：「釋迦，正云『鑠羯囉』，此云帝也。因陀羅，此云『主』也。古來釋之同佛族望之稱，謬之深矣。」（C57, p.815; T54, p. 435, b6）

據苗昱《華嚴音義研究》頁 1，慧苑《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成書於西元 712-730 年，與善無畏譯出《大毘盧遮那成佛經》及李通玄寫成《新華嚴經論》差不多時候。因此，書中若出現「釋，百也；迦，施也」之類的解說，也未必不可能。然而，與《高麗藏》同是源於《開寶藏》的《金藏》，其慧苑的音義並沒有出現此段文字，就連《高麗藏》本慧琳《一切經音義》也沒出現此段文字。因此，《開寶藏》所依據的底本應該也是沒有這段。至於《高麗藏》本之所以比《金藏》本多出這段，那是因為《高麗藏》之刊刻，並不僅根據《開寶藏》，同時也參校了當時已傳入高麗的《契丹藏》乃至流傳於高麗的其他本子。（參見柳富鉉〈高麗藏的底本及雕造考〉）此處《高麗藏》及《磧砂藏》本皆具此說，代表當時的確有另一種《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的版本，其中就是有「釋，百也；迦，施也...」等等。事實上，如上文所引，《高麗藏》本和《磧砂藏》本也不盡相同，尤其敘述次第前後相反，讀起來，《磧砂藏》本表達的意思也較清楚完整。因此，慧苑音義究竟原本為何，實難確定。

也稱為『百施』(brgya byin)」。也就是說，這段信息並不是要傳達 śakra 有另一稱號 śatakratu (百供施) 及其得名原因，而是要指出 śakra 的另一詞義，此詞義是用音近字詮釋的結果，亦即利用語音相近的 śatakratu 來訓讀 śakra，致使 śakra 也有「百施」之義，從而被譯作 brgya byin。編撰者說 brgya byin 之譯流行久遠，所以繼續沿用。如此看來，針對 śakra 所進行的這一諧音釋義手法，在八九世紀時顯然已遍布佛教北傳之地。因此，當我們在敦煌寫卷《金有陀羅尼經》⁴² 中看到此天神的慣用名號「天帝釋」竟然在文中全變成「天帝百施」時，⁴³ 無論《金有陀羅尼經》是偽經或譯經，都不會讓人覺得奇怪，因為它正反映了當時對天帝釋之名的一種「語義解析」(Nirukta) 下的理解。只是，若不知道 śakra 有這一「語義解析」(Nirukta) 的諧音釋義存在，或許就會誤以為「天帝百施」對應著梵語 śatakratu devānām indra，乃至若熟悉藏譯佛經中的 lha'i dbang

⁴²《金有陀羅尼經》未見諸家著錄。今所見寫本主要有 66 個卷號，分藏於(1) 英倫 S. 0481、1211、1152 等 13 個卷號；(2) 北京珍 11 等 48 個卷號；(3) 散 138、358、451、546、1269 等 5 個卷號。(以上信息原參考劉滌凡〈敦煌寫卷中土造經的救贖思想——以《大正藏》第 85 冊為例〉，《中華佛學學報》第 14 期，2001 年，頁 266 注 40。但這些資料亦可在黃永武編《敦煌遺書最新目錄》(1986 年新文豐出版) 中找到。)

⁴³《金有陀羅尼經》中一共出現四次「百施」，其中三次是「天帝」及「百施」並列，如：「時薄伽梵告天帝百施曰：橋尸迦！如是，如是。」(T85, no. 2910, p. 1455, c25) 一次應是脫漏了「帝」字，所以僅作「天百施」，此即：「爾時天百施往世尊所。」(T85, no. 2910, p. 1455, c20)

po brgya byin，可能還會據此認定此經一定譯自藏文佛典或是翻譯時有受到藏地譯語的影響！當然，筆者在此並不是要完全否定《金有陀羅尼經》譯自藏文的可能性，這個問題還得詳細考究，此處只是想從「翻譯與詮釋」的角度提出另類思考。畢竟「翻譯」離不開「詮釋」，譯詞本身就是譯者作了某種「詮釋」後的結果。

三、結論

綜合本論四小節的討論，可知：(1) 根據 *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 (語合二章) 的記載，śakra (釋) 有兩重意思：「堪能」及「百施」，藏譯 brgya byin 譯出的是「百施」義。但是，從字面上仍看不出為何 śakra 會有「百施」之義而能譯成 brgya byin。因此，需進一步考察命名 śakra 的由來。(2) 透過《雜阿含》及《相應部》的記載，我們知道了兩種命名帝釋的由來。《雜阿含》利用動詞「堪能...」(śak) 來解釋，說帝釋「堪能布施」，因此稱為「釋」；《相應部》則用音近詞 sakkaccam (恭敬地) 來解釋，說帝釋「曾恭敬布施」，所以命名為 sakko (釋)。這兩種命名由來的解說，若和印度六「吠陀支」之一的「語義解析」(Nirukta 或 Nirvacana) 對照，《雜阿含》運用了「名詞源於動詞字根」的第一項原則，《相應部》則因為 sakko (釋) 分析不出「恭敬」義而用第三項原則所指出的「諧音釋義」法來闡明。同樣地，由於「百施」義無法從 śakra 的語法結構及動詞字根分析出，所以 brgya byin 一譯應該是像《相應部》的解說一樣，是先經「諧音釋義」後才譯出，而譯者使用的諧音詞極可能就

是棟亮三郎版《翻譯名義大集》所補充的 śatakratu。但是，śatakratu 本義是「百次馬祠」，也不是「百施」，如何能借來諧音釋義。因此，實需針對 śatakratu 進行考察。⁽³⁾ 透過梵本佛典的用例及相應漢譯的分析，筆者推測：可能因為與佛教反對殺生祭祀的主張相違，本義是「百次馬祠」的帝釋別名 śatakratu 一直沒有被佛典廣泛採用，甚至漢譯時可能還刻意被用「帝釋」等名稱替代。然而，隨著佛教的推廣，śatakratu 的內含似乎也逐漸被佛教天帝釋的「堪能布施」特質所沾染，進而轉化成「百次供施」，因此才可用來解析 śakra 的語義。但究竟如何進行語義解析（Nirukta）呢？最後，⁽⁴⁾ 透過中土注疏的解釋——「釋是『百』，迦落是『勇施』」，終於幫助筆者釐清 śakra 是如何譯成 brgya byin，亦即：西藏譯者在此也採用了「語義解析」（Nirukta）中的諧音釋義來詮釋 śakra。他把 śa（釋）置換成音近詞 śata（百），kra（迦落）置換成音近詞 kratu（勇施），致使 śakra 具有 śata-kratu（百-施）之義，所以才會譯作 brgya byin。

⊙ 附表（brgya byin 所對應的梵語詞及這些梵語詞所對應的中譯和其他藏譯）：⁴⁴

no.	梵語	中譯	藏譯（括弧內是中譯）
1	śakra ⁴⁵	adj. 強而有力的。	brgya byin shing（帝釋木）； ⁴⁶

⁴⁴ 附表中的梵語詞（已還原成語基形）出自 J. S. Negi 編的 *Tibetan-Sanskrit Dictionary* (Sarnath, Varanasi (U.P.), India: Central Institute of Higher Tibetan Studies, 1993) 第二冊頁 887-888 的“brgya byin”詞條，是 brgya byin 在藏文文獻中可能對應的各種梵語詞，共十五個。梵語詞的中譯是參考 Monier Monier-Williams 編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及荻原雲來編《梵和大辭典》（台北：新文豐影印版，1979 年）而譯。梵語詞的藏譯則參考石濱裕美子等編《新訂翻譯名義大集》及 Lokesh Chandra 編的 *Sanskrit-Tibetan Dictionary*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and Aditya Prakashan, 2007)。兩部詞典未收的梵語詞，自然沒有藏譯，以“--”表示。藏語詞括弧中的中譯是參考 The Tibetan and Himalayan Library (<http://www.thlib.org/>) 提供的線上「藏英字典及翻譯工具」(THL Tibetan to English Translation Tool) 及張怡蓀主編的《藏漢大辭典》(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而譯。

⁴⁵ śakra: 在 Negi 編的藏梵詞典中列了兩次，一次是和 devānām indrah (諸天之主) 一起出現的 śakraḥ，另一個是和 dikpālah (按：dikpāla= dikpati。dikpati 是 viṣṇu 神的稱呼，意思是方位之主) 一起出現的 śakraḥ。前者是佛經中常出現的慣用片語，指的就是三十三天帝釋。後者，詞典給的出處是 *Vimalaprabhā* (無垢光明)。*Vimalaprabhā* 是 Kālacakra Tantra (時輪密續) 的注釋書，因為不是經論，此處存而不論。

⁴⁶ brgya byin shing: 這是以 śakra (brgya byin) 為名的植物。Negi 編的藏梵詞典說：brgya byin shing = dug mo nyung. (vol.2 p. 888b) dug mo nyung

		m. Indra 的名字，音譯作「釋」。	nus ldan (有力的)
2	śatakratu	m. Indra 的名字，意思是百次馬祠、百次供施。	mchod sbyin brgya pa (百供施)
3	ākhaṇḍala	m. Indra 的名字，意思是破壞者。	kun 'joms (完全毀滅); mchod sbyin brgya pa (百供施); nyes med (無過患的)
4	pākaśāsana	m. Indra 的名字，意思是「pāka 鬼的懲罰者」或「無知者的導	smin pa 'joms par byed (Indra 的別名。意譯是戰勝成熟。smin pa 是 pāka 的意譯);

是蘿摩科藥用草本植物名，中文作「白薇」或「黑薇」。此處 Negi 所引的出處是 *Amarakośa* 2.4.6。 *Amarakośa* 是印度學童學習梵語的啟蒙讀物，作者 Amarasimha (?七世紀)。全書由偈頌所成，用來幫助學習各種梵語詞彙，分三篇：第一篇是〈諸天等等之篇〉(svargādi-khāṇḍa)，羅列天神及諸天名；第二篇是〈大地等等之篇〉(bhūvargādi-khāṇḍa)，收集土地、城市、動物、人類之名；第三篇是〈形容詞等等之篇〉(sāmānyādi-khāṇḍa)，收集形容詞、動詞和其他各種詞彙。*Amarakośa* 有藏譯本 *mngon brjod kyi bstan bcos 'chi ba med pa'i mdzod ces bya ba skad gnyis sbyar ba* (德格版 no. 4299, sgra mdo, se 126b1-243a7)

		師」。	smin pa gsod byed (Indra 的別名。意譯是殺熟。)
5	maghavan	adj. 慷慨的。 m. Indra 的名字，玄奘音譯作「莫伽梵」。	mchod sbyin brgya pa (百供施); mchod byed (供養)
6	puramḍara	m. Indra 的名字，意思是毀壞城邑。	(1) 'byin 'jig (毀壞); (2) khyer 'jig (壞邑) / grong 'jig (壞邑) / grong 'joms (壞邑); (3) dbang po (王、主)
7	mahendra	m. Indra 的名字，意思是大因陀羅神。	dbang chen (意譯是大能力、大權勢)
8	ghanāghana	adj. 好戰的、濃密的。 m. Indra 的名字，意思是密雲、兇暴的象。	--
9	sahasrākṣa	m. Indra 的名字，意思是千眼。	mig stong (千眼); mig stong ldan pa (具千眼)
10	vāsava	adj. 關於諸神的。 m. Indra 的名	rin chen mang (帝釋的別名。字義是「多寶」); dbyig ldan (大自在天的

		字，音譯作「婆蹉婆」，意思是諸神（vasu）的首領。	別名。字義是「有寶」； nor can（富人）
11	śatayajvan	m. Indra 的名字，意思是有百供者。	--
12	indra	m. 天神名，音譯作因陀羅，意思是主、王。	dbang po（主、王）
13	kauśika ⁴⁷	m. Indra 的名字，音譯作「橋尸迦」，意思是屬於 kuśika 族的。	ko'u shi ka（音譯）／kau shi ka（音譯）
14	arka	m. Indra 的名字，意思是光、太陽。	mchod 'os（值得供養的；太陽的別名）； nyi ma（太陽）
15	hari	adj. 黃色的。 m. Indra 的名	--

⁴⁷ kauśika: 在 Negi 編的藏梵詞典中列了兩次，一次是出自 *bye brag tu rtogs par byed pa chen po (mahāvīyutpatti)* (翻譯名義大集)，一次是出自 *deb ther sngon po* (青史)。《新訂翻譯名義大集》頁 160 第 3139 條的 kauśika，被歸類在「世間天神名」中，亦即是帝釋的別名。至於《青史》的 kauśika，因為是 nrpaḥ（王），所以應是王名。

		字，意思是馬、Indra 的坐騎、獅子、太陽。	
--	--	-------------------------	--

略語說明：

A. *Aṅguttara Nikāya*

C 《中華大藏經》，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4 年

Cone P-E Dic A Dictionary of Pāli, Part I, II. ed. by Margaret Cone. Oxford: Pali Text Society, 2001, 2010.

D. *Dīgha Nikāya*

K 《高麗大藏經》再雕本，東國大學校出版，1959 年。

K1 《高麗大藏經初刻本輯刊》，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編，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年。

M-W S-E Dic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ed. Monier Monier-William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9.

PTS Pali Text Society 出版的巴利藏經

PTS P-E Dic Pali-English Dictionary, ed. by T.W. Rhys Davids and William Stede.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reprinted 1986. (First published 1921-1925)

Q 《磧砂藏》，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影印本，1936 年 2 月。

S. *Saṃyutta Nikāya*

T 《大正新脩大藏經》，台北：新文豐，1983 年。

X 《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河村照孝編集，東京：株式會社

國書刊行會，1975-1989年。

參考文獻：

- 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梵語佛典研究会編（2004）《梵藏漢對照「維摩詰經」》，東京：大正大學出版會。
- 宗喀巴著，法尊法師譯（1989）《菩提道次第廣論》，台北：文殊文化有限公司。
- （མཉམ་མེད་ཙོང་ཁ་བ་ཆེན་པོས་མཛད་པའི་བྱང་ཆུབ་ལམ་རིམ་ཆེ་བ་བཞུགས་སོ།།，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2014年。）
- 榊亮三郎編（1985）《翻譯名義大集》上下冊，收於《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12冊，華宇出版社。
- 石濱裕美子、福田洋一編（1989）*A New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Mahāvvyutpatti.*（新訂翻譯名義大集），Tokyo：The Toyo Bunko.
- 石川美惠（1990）*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 Tokyo: The Toyo Bunko.
- 胡進杉（2003）〈藏文《聲明要領二卷》（sgra-sbyor bam-po gnyis-pa）之研究〉，《民族學報》第22期，頁178-179。
- 謝繼勝譯（1993）《西藏的神靈和鬼怪》，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
- 黃寶生譯注（2015）《梵漢對勘佛所行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平岡聡（2007）《ブツダが謎解く三世の物語 ディヴィヤ・アヴァダーナ全訳》，東京：大藏出版。

- 中村元（1993）〈バラモン教に対する批判〉，收於《中村元選集》〔決定版〕第十五卷「原始仏教の思想 I」，東京：春秋社，頁445-486。
- 柳富鉉（2002）〈高麗藏的底本及及雕造考〉，《文獻季刊》第4期，頁117-135。
- 周一良（1995）〈能仁與仁祠〉，《周一良學術論著自選集》，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頁406-416。（原發表於《燕京學報》第32期，1947年。）
- A. A. Macdonell(1972) *A History of Sanskrit Literature*, Delhi : Munshiram Manoharlal, 3rd. Indian edition.
- C. V. Vaidya(2005) *History of Sanskrit Literature*, Delhi : Parimal Publications.
- Eivind Kahrs(1998) *Indian semantic analysis : the nirvacana tradition*,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rnst Waldschmids (1968) “A Note on Names and Surnames of Indra in a Fragment of a Buddhist Canonical Sanskrit Text from Central Asia,” *Journal of the Bihar Research Society*, 54, pp. 33-39. Reprinted 1989 in Bechert, Heinz & Kieffer-Pülz, Petra (editors), Ernst Waldschmidt, *Ausgewählte kleine Schriften*,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pp. 256-264.
- Fumio Enomoto (1997) “Sanskrit Fragments from the Saṃgītanipāta of the Saṃyuktāgama.” In Kieffer-Pülz, Petra and Hartmann, Jens-Uwe (editors), Baud-dhavidya-sudhakarrah: *Studies in Honour of Heinz*

- Bechert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
Swisstal-Odendorf, India et Tibetica 30: 91-105.
- James B. Apple (2009) “Wordplay”: Emergent Ideology through
Semantic elucidation: A Rhetorical technique in Mahāyāna
Buddhist formations. *Bulletin for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Philosophy* 25, pp.161-173.
- John Dowson (1957) *A Classical Dictionary of Hindu Mythology
& Religion Geography, History, Literature*. London:
E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 Kastur Chand Lalwani trans. (1979) *Kalpa Sūtra of Bhadrabāhu
Svāmī*,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 Lindsay Jones ed. (2005)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Detroit: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Ed. 2nd.
- Maurice Winternitz. (1981) *A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Delhi :
Motilal Banarsidass, First Edition : (Reprinted : 1990)
- Max Deeg (2008) “Creating religious terminology :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early Chinese Buddhist
teanslations,” in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vol. 31 no. 1-2, 2008 (2010), pp. 97-99.
- Pema Tenzin restor. & ed. (2002) *Suḥṛllekha of Ācārya
Nāgārjuna and Vyaktapadāṭīkā of Ācārya Mahāmāti :
Sanskrit restoration and crit. ed. Tibetan text*. Sarnath,
Varanasi : Central Institute of Higher Tibetan Studies.
- P. L.Vaidya ed. (1959) *Divyāvadāna*, Darbhanga: The Mithila

- Institute of Post-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Sanskrit
Learning (romanized).
- René de Nebesky-Wojkowitz(1975) *Oracles and Demons of Tibet:
The Cult and Iconography of the Tibetan Protective Dieties*.
Kathmandu: Book Faith India. 1996 (Second reprint)
- Sara Boin trans. (1976)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Pali Text Society. (1994 reprint)
- Varanasi Irma Schotsman trans.(1995) *Buddhacarita: The Life of
the Buddha*. Sarnath, Varanasi : Central Institute of Higher
Tibetan Studies.

On the Tibetan Translation “brgya byin” of Śakra

Chao, Shu-Hwa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anskrit “śakra” is translated as “brgya byin” in Tibetan. “Brgya” means “hundred or plural,” and “byin,” the past tense of the verb “sbyin,” means “gave or donated.” “Brgya byin” is therefore translated literally as “gave or donated one hundred or many times,” but this ignores the original meanings of “śakra,” namely, “strong, powerful, or mighty.” Yet *Mahāvvyutpatti* prescribes “śakra” to be translated as “brgya byin,” so based on *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 the origin of the name “śakra,” the usage of “śatakratu” in Buddhist texts and Chinese exegeses of “śakra,” this paper is going to explain how this prescription may have been derived.

To begin with, it is known from *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 that “śakra” has two meanings: “be able to” and “have performed 100 or many offerings and donations.” However, in

Samyukta-āgama “śakra” was interpreted by means of the verb “be able to,” so that Śakro was thus called because he was able to give alms. In contrast, in *Samyutta-nikāya* “sakko” was explained in terms of “sakkaccam” which is close to “sakko” in phonetic formation, to indicate that Sakko was so called because he gave alms respectfully. Since the verbal origin and morphological formation of “śakra” don’t reveal the sense “donated one hundred or many times,” its Tibetan counterpart “brgya byin” may be the product of Nirukta analysis as the exegeses in *Samyutta-nikāya* suggest. The homonym used by translators is likely to come from the supplemented “śatakratu” in Sakaki Ryōzaburō’s (榊亮三郎) edition of *Mahāvvyutpatti*. Moreover, having examined the usages of “śatakratu” in Buddhist texts, I suggest that the change in the meaning of “śatakratu,” from “one who has made 100-horse sacrifices” to “one who gave alms one hundred times,” may result from the Buddhist interpretation of “śakra,” so that “śatakratu” could be used to explain “śakra.” Finally, in the light of Chinese exegeses, I suggest that the Tibetan translator may first interpret “śa” with “śata” and “kra” with “kratu,” the two combined giving rise to the meaning “donated one hundred or many times,”(百施) and “śakra” is thus rendered “brgya byin” literally.

Key words :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brgya byin, śakra, sakka, śatakratu, Nirvacana, Nirukta, Folk etymology, *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